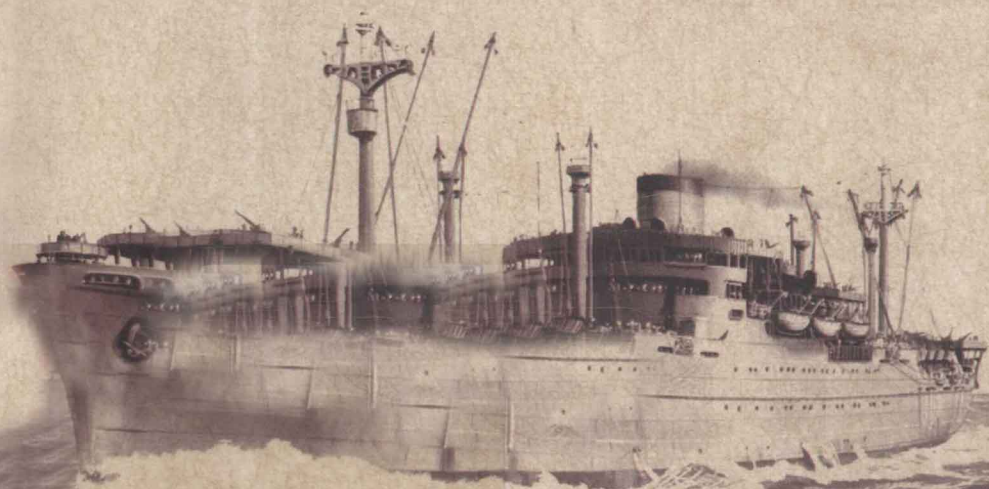


魂断太平洋

阿波丸号

AWA MARU 日本的泰坦尼克

【日】木村丽 著
董晶晶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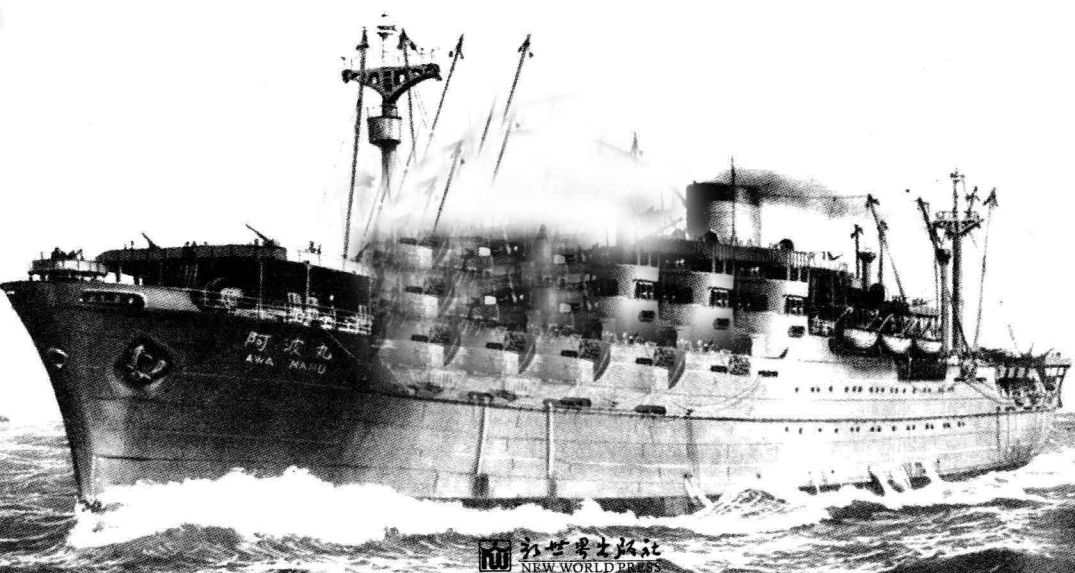


魂断太平洋

阿波丸号

日本的泰坦尼克

【日】木村丽 著
董晶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波丸号：日本的泰坦尼克 / (日) 木村丽著；董晶晶译．—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104-0886-1

I. ①阿… II. ①木… ②董…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947 号

Awa Maru: Titanic of Japan

Copyright © 2009 by REI KIMURA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第 01—2009—2644 号

阿波丸号——日本的泰坦尼克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日) 木村丽

译 者：董晶晶

责任编辑：陈黎明

装帧设计：熊猫书籍装帧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2.75

字 数：82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886-1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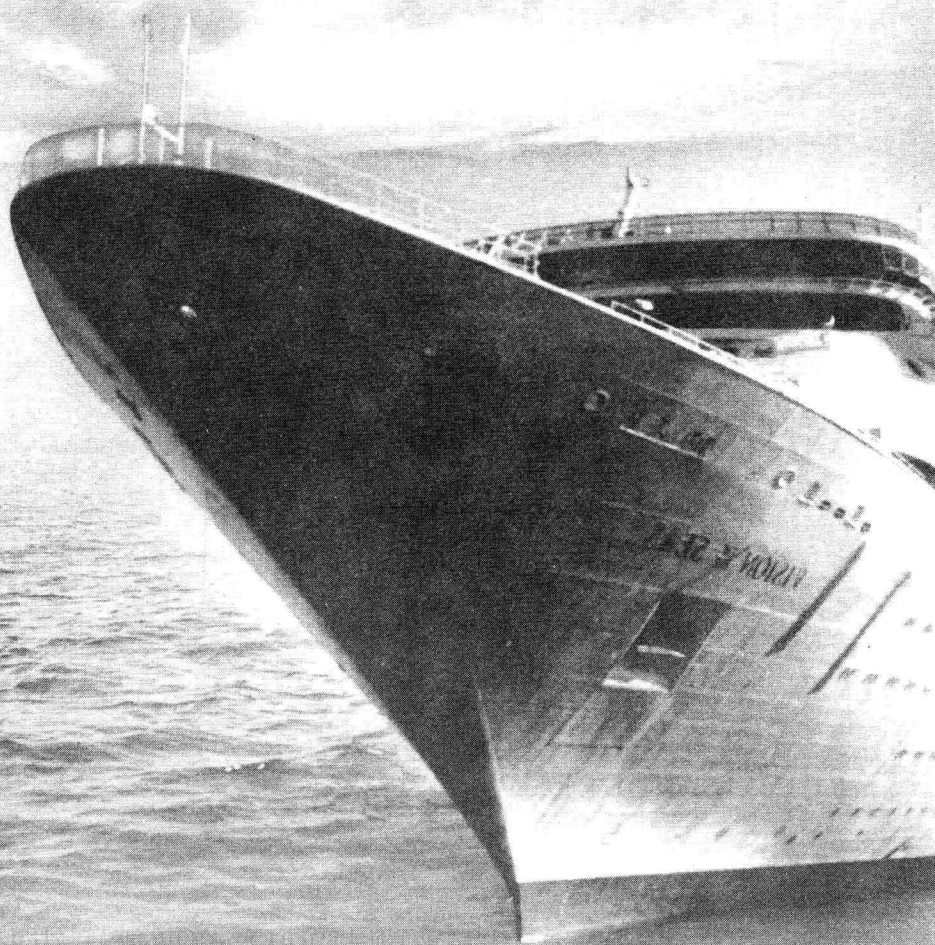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的诀别	1
第二章	神奇的新加坡之行	11
第三章	无法揭开的谜团	29
第四章	残酷的竞争	41
第五章	踏上寻梦之旅	51
第六章	巨大的悲伤	65
第七章	短暂的曙光	75
第八章	惊奇的发现	87
第九章	新生命的诞生	97
第十章	奇怪的相遇	107
第十一章	噩梦开始	121
第十二章	意外的插曲	131
第十三章	永别	147
第十四章	久别的重逢	163
第十五章	永远的秘密	179
打捞		189
大事时间表		193
后记		197

第一章 最后的诀别



年轻的日本女人田中京子坐在昏暗无光、散发着防腐剂药味的病房内，静静地低泣。就在刚才，一身白大褂的医生面无表情地轻弹手中的病历夹，给她看上面写的病情诊断。它证实了她几日来不断增长的恐惧：她妈妈千惠子就要死了。

尽管几天来她妈妈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她早就猜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当妈妈将死的事实真真切切地摆在面前时，田中京子还是难以接受。她抓住医生的胳膊，祈求道：“但现在是在1970年啊，我们有先进的医疗手段，一定有什么方法能救我妈妈的！她才60岁啊！”

林医生摇了摇头，深深叹了口气，在他固有的冷漠面孔上第一次闪现出悲悯的神色。这是他今天第三次向悲伤的病人家属宣判病人死刑，就连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感到身心俱疲。他希望至少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不用再做这种事了。

他大声说道：“是啊，当然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但是你妈妈的癌症检查出来得太晚了，她对我们的治疗没有任何反应。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京子默默地点头，悲伤地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静寂被她身后床上的轻声响动打破了，一个嘶哑然而吐字极为清晰的嗓音说道：“京子，我能和你单独说话吗？”

“当然了，妈妈。”京子眼含热泪答道。她走到坐着的丈夫和女儿面前，轻声说：“正男，把真由美带到楼下咖啡馆去买棒棒糖好吗？妈妈想和我单独说几句话。”

正男点了点头，把动来动去的小女孩儿挟到身边，说：“来吧，真由美小姐。你妈妈说你可以去吃棒棒糖，那我们就赶紧去吧，可别等她改变了主意。”

正男和真由美离开了，京子等门关上后，才跑到妈妈床边。看到千惠子苍白的脸，干枯皴裂、蠕动着试图讲话的嘴唇，她的心痛苦地蜷缩成一团。

“我知道我剩的时间不多了。要是还不说出来，我死后这个秘密就没人知道了。原谅我吧，孩子，这么多年来我都没告诉你真相。”

这个濒死的女人花了很大力气才说出这几句话，然后她停了一会儿，靠回到枕头上，沉重地呼吸。

“水，”她啜嚅着嘴唇说道，“给我水。”

京子拿了一杯水送到妈妈嘴边，她的心害怕得怦怦跳个不停。她感觉到妈妈在临死前力图揭示的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秘密，但她很担心说出这个秘密要花的力气会让妈妈死去。

“妈妈，请别这么做，”她恳求道，“不管您有什么事瞒着我，都没有关系。您别讲话了，您需要休息。”

但千惠子以惊人的力量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是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了。我本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的，但害怕你一旦知道，就不再那么爱我了。一年又一年过去，这个秘密我也越来越难以说出口了。”

千惠子又一次靠回到枕头上，大口地喘着气。她的脸色发灰，就像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京子强忍着眼泪，轻柔地抚摸着妈妈的手，恳求她停下来别再说活了。

“不，”她喃喃道，“让我说完。”

现在千惠子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但她仍继续吃力地说道：“我房间墙壁上挂着的裕仁天皇的画像背后，有一个隐秘的小隔间。在那儿你能找到一个铁盒，铁盒里装着你的过往以及我从你这里偷走的一段生命。现在我要把它还给你。”

千惠子拼命挣扎着与死神搏斗，她抓着京子的手稍稍用了些力说出了最后一段话：“对我发誓在我死后你会去找那个盒子。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太累了……”

千惠子的声音逐渐微弱、消失。她那布满蓝色血管的薄眼皮跳动了几下，然后双眼合上了。看到这一切，京子的眼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一直用心地在房间外观望的护士走进来摸了摸千惠子的脉搏，告诉京子她晕了过去。

京子不敢相信她妈妈差点死去，而她差点就再也看不到妈妈那双富有表现力的眼睛灵光闪烁了。她整夜坐在垂死的妈妈身边，被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妈妈那微弱的呼吸声折磨着。有两次她都看见妈妈干燥皸裂的嘴唇翕动着，然而没有任何声音发

出，妈妈已经说不出话了。千惠子那紧闭的左眼角渗出的小泪珠显示出她的内心还在经受一些未完成的事情的折磨，不能平静地撒手离开。京子无助地哭起来，因为她不知道折磨着妈妈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减轻妈妈所经受的痛楚。

为了分散注意力并平静内心，她思索着妈妈提起的铁盒和裕仁天皇的画像。京子和正男结婚后，夫妇二人就搬去和千惠子一起居住了，因为这房子由千惠子一个人住也太大了，而这对年轻的夫妇也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正男对千惠子房间内挂的富丽精美的天皇画像产生了兴趣，而京子从未认真看过它。妈妈现在提起这画像令她大为意外。整个晚上，纷繁的思绪都在她筋疲力尽的脑中浮现、缠绕。就在破晓前，她终于耗尽了精力，倚在妈妈的床上昏睡过去。

第一道曙光照进房间时，京子醒过来了，惊慌失措地意识到她在昨晚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她怎么能在妈妈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时候睡得这么香呢？她凝视着妈妈那平静的脸，心沉了下去，意识到妈妈已经死了。京子不敢相信就在自己睡觉的时候妈妈被死神带走，她责备自己没在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陪在她身边。

京子无比痛心地抽噎着，冲出房间，把妈妈死去的消息告诉正男。正男正坐在病房外的沙发上，双臂抱着头。真由美躺在他身边的一条毯子上，小胸脯随着沉睡中的呼吸上下起伏，一幅年轻的生命的景象。

“正男，”京子痛哭着说，“我睡着了，我没能和妈妈说再见！我是个什么样的女儿啊！我甚至没能在她最后一刻陪伴着她！”

正男猛地抬起头，用力把倦意从眼睛里擦去，说道：“不过，静静地、悄悄地走掉，正如她活着时那样，在死时也尽可能不给任何人带来一点麻烦，这正是妈妈所希望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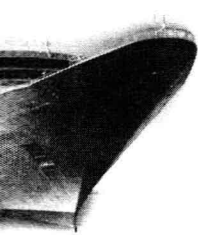
京子点点头，回到病房内。她站在妈妈苍白的脸旁哭泣，深感悲哀地意识到妈妈一直都对她有所隐瞒。虽然她是个非常好的妈妈，但她生命里总有一部分不让京子触及。在她死前，她终于试图告诉京子她生命中的秘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她在女儿知道秘密之前就死去了。

千惠子的嘴唇微张着，似乎她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要尽力说些什么。京子弯下腰，轻轻地合上了她的嘴唇。

“妈妈，安息吧，”她耳语道，“我发誓我一定会去找那个铁盒子的。”

在准备葬礼期间，京子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妈妈最后的话，令她想起妈妈在死前努力提及的那个铁盒。那些话的力量一天天增强，似乎妈妈就在她的身边，催促她去找铁盒。

千惠子曾留下遗言要求火化。简单的橡木棺材被推入火化炉，火焰跳跃着，发出噼啪声，要将妈妈的遗体烧成一堆灰。京子不得不把手帕塞在嘴里，来停止悲痛欲绝的哭泣。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景象了。她跑出火葬大厅，一直跑回家，摸到妈妈曾引以为傲的那漂亮的木制板前门时才停下脚步。



千惠子在生命里最后三十年居住过的通风的榻榻米房间看上去和她刚走时一模一样，蒲团整洁地堆叠在壁橱里，和往常一样，她最喜欢的浴衣挂在窄长的立镜之后。

京子从未真正注意过这幅镶嵌在厚重金框内的天皇画像。这幅画挂在妈妈房间内小小的红木梳妆台之上，占据了房间内最显眼的位置。她认真查看着这幅画，就像是第一次看到它。她注意到画中戴眼镜的天皇看上去是如此难以亲近，似乎正在守卫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如果千惠子真的有一个她想隐藏的秘密，那她可真是为这秘密选对了守卫。天皇那严峻的脸当然不欢迎任何想来探究秘密的人。

京子站在房间里好长一会儿，犹豫不决，不愿去侵犯严肃的天皇守护着的这块秘密之地，然而她妈妈好像一直在她耳边催促。京子告诉自己隔间里肯定什么都没有，但是她那可怜的妈妈昏迷在病床上的景象一直浮现在她眼前，她终于跑上前去，用力抬起沉重的画像。

正如妈妈所说，一个粗糙的黑糊糊的深长的洞出现在京子的眼前。京子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突然传来坠裂声，京子吃惊地看到画像从她手中掉落下去，落在她脚边，玻璃碎了一地，熠熠反光，刷了金漆的木框也断裂成几段。

京子好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机械地把手伸进墙上的洞内，摸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金属物体。这就是妈妈催促她寻找的铁盒啊。这个铁盒年代已久，上面覆盖着一层灰尘，边缘已有斑斑锈迹。她盯着铁盒好长一会儿，希望自己能够把铁盒推回

到洞内，然后走开。她的生活本来平静而有序，她不希望任何开启古老的家族秘密的钥匙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然而她的手不听使唤，京子知道无论这是好是坏，妈妈都已经把她拖入到这个秘密中，而她无处可逃。铁盒紧闭了许多年，不曾被人碰过，因此很难打开。京子用剪刀试了好几次，弄断了一片指甲，最后终于把铁盒打开了。

铁盒内是一条褪色的红线捆起来的一小卷纸。京子现在几乎不能自制。她解开红线，把这卷古老的发黄的纸摊在地板上。这些纸里夹着一封信，她把信放在一边想稍后再读。接着她的注意力被一张身份证吸引了，上边有一张她妈妈的褪色的老照片。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看到这张身份证是1942年在一个叫做新加坡的地方签发的。新加坡在哪儿？她妈妈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为何妈妈从未对她或其他任何人提到过新加坡这个地方，更没说过她曾去过那儿呢？

这卷纸上也有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女孩、一个稍大些的男孩，他们都满怀期待地微笑着。当京子把照片拿到灯光下，仔细看这张照片时，她非常吃惊地发现，这对夫妇中的男性正是她的父亲。京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但是千惠子给她看过她父亲的照片，而且在千惠子的蒲团旁的小桌子上有一个银制相框，里边放的正是一张她父亲的小小的照片。京子经常凝视相框中父亲的照片，他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所以京子现在立刻就从这张照片里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而照片中的小女孩看上去虽也似曾相识，但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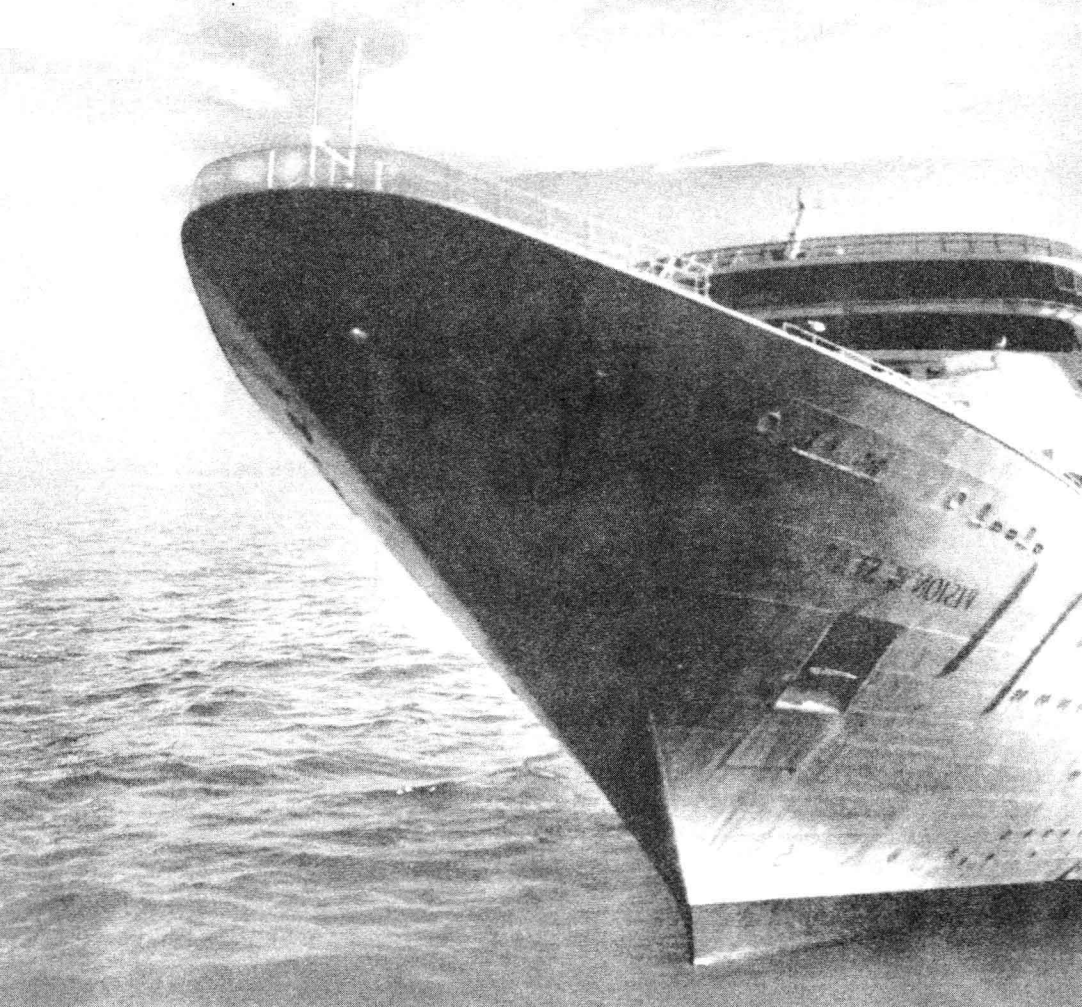
子想不起来她是谁。虽然这张老照片已经褪色，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对夫妇与孩子们之间的亲密。京子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问题，头都快炸了，照片中和她父亲待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谁？他们看上去那么亲密，但为什么妈妈从未对她提起过这些人呢？为什么妈妈到临死前才让她看到这些人？照片中的四张笑脸之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照片的一角写着些很小的文字，但是它们被水迹弄得模糊不清，难以看出写的是什么。京子试了几次之后，终于猜出这些文字是：

“新加坡，离开的前一天，1945年3月27日。”她歪着头，慢慢地读出这些被水弄污的文字。这行字只能让她知道在1945年3月27日，她爸爸和这些人在离开新加坡之前拍了这张照片。

整件事似乎越发神秘了，京子被搅得心神不宁。她想跑到妈妈那里，问出这些逐渐扰乱她的世界的问题的答案，但是妈妈已经变成了大理石骨灰盒中的一堆灰，再也不能说话了。京子意识到这个沉重的现实：从妈妈死去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被迫踏上了解开自己生命之谜的道路。

第二章 神奇的新加坡之行



泽田重斜倚在“报国丸号”的栏杆上。这艘巡洋舰两天前从横滨市出发，开往新加坡。他凝望着没有尽头的水平面，双眼因为刺眼的阳光而眯了起来。他的思绪被拉回到他上一次站的甲板上，当时他被眼前那无边无际的广阔海域的奇异景象深深震撼了。那是在几年前，他刚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最好的一所大学获得英语学位，带着在美国三年生活的记忆坐船返回日本。

泽田的父亲曾期望他能继承家族的传统，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当看到泽田展示出对语言的一种明显的不寻常的天赋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他送儿子去读国内一流的语言学院，他的投资后来终于有了回报，泽田获得了一种著名的奖学金，被选送到美国进修英语。

泽田回想起那次返程，看着旧金山海港渐渐远去，在他那回家的愉快心情中还混杂着一种离开已经适应的生活方式的悲伤。他的思绪飘落到一个禁区——莎野子，一个可爱的美籍日本女孩。他们曾深爱过，而在三年的甜蜜时光之后，按照奖学金制度的规定，他必须回到日本为政府服务。莎野子很害怕离